

漁  
墅  
類  
稿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漁野類稿

高麗中書省  
翰林院  
中書省  
翰林院  
中書省  
翰林院  
中書省  
翰林院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別集部  
類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提要

漁墅類稿八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漁墅類稿八卷宋陳元晉撰元晉

宋史無傳惟江西通志載其字明父崇仁人

登嘉定四年進士初授雩都尉遷知福州融

州累官邕管安撫使嘗建漁墅書院因以名

集然考趙汭東山存稿有虞集行狀稱集之

祖解組過臨川寓公陳元晉之夫人為其女弟因迎以歸則元晉亦蜀人僑居崇仁通志尚考之未詳也焦竑經籍志載有元晉漁墅類稿十卷諸家悉不著錄今檢永樂大典中尚存雜文八十餘首各體詩一百一十餘首謹以類編緝釐為八卷江西志稱元晉嗜學好義為德于鄉人者甚多歷官所至俱著政績今觀集中如乞差甲首催科劄子則極論當

時賦役之弊上曾知院書則力陳上流防江  
之策且謂天下非事功難立之為憂而人心  
不睦之可畏又謂邊遽戒嚴則號召郡國不  
教之卒坐糜粟于長江以南謂之防江警報  
遠則散遣解弛又復置之度外自開禧以  
來同一痼病其于南宋廢弛聚訟之象指陳  
痛切可謂深中膏肓又上魏了翁啟有云善  
類之勢不振付之乍佞乍賢正論之脉僅存

聽其自鳴自息以奔趨為捷徑以軟熟為圓  
機習成脂韋病入骨髓皆憤世嫉俗之言則  
知其生平必以伉直不諧于時者讀其遺文  
猶可以見其人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謄錄監生 臣李光緒

謄錄監生 臣陳 祁

欽定四庫全書

漁墅類稿卷一

宗 陳元晉 撰

劄子

乞差甲首催科劄子

臣竊觀江西差役之弊中產之家以戶長破家者相踵  
益里正號為大役而易戶長號為小役而難名大而實  
易則以盜賊煙火之事不常有名小而實難則以催科  
督迫之擾頃刻不得免也易者任之大家難者任之中

產甚者狹鄉之中有不贏百錢之稅而應充者有不滿  
兩三年而再及者其人丁少則耕殖荒于犇命之勤其  
氣勢輕則追呼不能以令豪強之族展限代輸費用亡  
藝比較皆蕪怨嗟流聞蓋執役既畢其資產亦與之俱  
罄矣不急揀之更十數年冰消火燎豈復有可全之下  
戶哉臣愚嘗思所以揀之之術惟曩者浙東提舉袁說  
友已行之策有當推行于江之西者其法攢聚一鄉之稅  
數上者二十戶下者三十戶隨輸送之相等居止之附

近以類相從各為一籍分為甲首責以拘催若其本名合輸之數如限納足則從甲而乙遞相授受至籍尾而止其承籍之家惟恐舍去之不亟則必以時輸納故期限易了而胥吏無所誅求賦租易集而官府免于比較無爭役之訟無執役之擾官民兩便未有易此臣愚欲望睿慈降付都省參詳行下江西提舉司照臣所請施行若其委蛇曲折窒民姦求民便者俾之從長劑量第向來浙東不無小弊則以逃亡死絕產去稅存之戶無

所追索官司不為從實銷豁一例籍之人不免代輸胥吏常以此為邀賂之地合委監司檢察若有此等許令越訴官吏並以違制論懲一足以戒百矣是法苟行一道中產之民得以生長如天之仁實非小惠

乞換雲都武尉劄子

縣之有尉與令等故初授而銓量終更而批書視丞簿為加詳蓋一縣獄訟之大者爭訟則有定驗盜賊則有追捕殺傷則有檢證皆倚辦于尉惟是贛之諸邑訟事

尤繁故尉之職尤不容以輕授其間十縣有二員並置  
文尉者贛縣瑞金會昌是也有一文一武者寧都興國  
是也獨員文尉者石城信豐龍南安遠是也雩都號壯  
縣民頑地廣爭訟盜賊殺傷之事視他邑數倍乃獨置  
一尉又以注右選之士近攷數任來尉雩都者多出于  
軍班之內與武人之門陰徃徃于遠方民情利病全不  
諳曉一切受成吏手謹書紙尾而已甚者不識姓字託  
書判于他人唯知恃麗豪以虐使其下肆掇擾以求厭

其欲邑之滯訟不得而決逋寇不得而獲寃獄不得而直徃徃繇此欲乞睿慈將雩都縣尉窠缺檢照守臣費埏所請撫州樂安縣體例改作員缺注授選人却于見任縣尉某人改本等差遣庶幾邑尉得一文臣協贊邑事獄訟不至失平實為荒遠之幸

代奏事劄子

臣一違軒陛兩玷麾符積媿素餐茂聞報効蒙恩奏事再覲清光日夜以思惟當罄竭千一之愚庶幾補報涓

埃之末敢冒昧以所聞為陛下言之臣聞人心者事功之地也故天下非事功難立之為憂而人心不睦之為可畏苟其睦也雖艱難多事之際而無小無大氣勢聯合自無支吾不及之患否則雖處安平無事之際而或前或却意向乖張已有齟齬難安之形周盛時有昆夷獫狁之侵而恃以為攘却之本者今天保以上之詩是也夷攷其詩乃皆詠寫其君臣和樂之情而曾不及兵戎守備之事蓋情意之浹洽血脈之流通則始之圖揆

終之酬酢內外上下如手足心膂之運不相期而相應  
顧何事之不可為哉故晉不失備而加以睦識者知其能  
以國霸夫差善用其民子西不以為患而惟患二三子  
之不相睦天下猶一家也亦安有一家之內人自為謀  
心各有主彼此之不相能而能禦隣里之窺覷杜盜賊  
之侵凌者耶夫議論一于上而後下之所視以趨向者  
定心力協于內而後外之所以捍禦者堅竊迹近事任  
事論事意見病于背馳謀國憂國言論幾于乖刺主戰

者難合于和而在邊者勿諧于庭是未可以言睦也趨  
向何由而定哉制閫與餉司之意異而進退觀望之莫  
決列將視中權之令輕而號召調發之不行前邀後擊  
之不相援而城自為守大軍民兵之兩相忌而人自為  
戰是不可以言睦也捍禦何由而堅哉夫人心不能以  
兩用不用之公則用之私始于議論之不一而終于黨  
與之角立始于心力之不協而終于釁隙之橫生則如  
師曠所謂不心競而力爭私欲侈而公議廢矣雖陛下